

南

疆

逸

史

南疆逸史卷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八

周 鏞

周 鍾

雷績祚

周鏞字仲駿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鏞舉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榷稅蕪湖還朝抗疏諫帝不當寵任中官罷斥言官帝怒削其籍鏞自是知名初鏞伯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忠賢並列逆案鏞深恥之通籍後橋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然好臧否人物是非非不少假借名愈高而謗議滋起矣會

廷臣多論薦者起故官進郎中復為給事中韓如愈劾罷北
都既陷南都諸大臣議迎立呂大器姜曰廣並主潞王鑣與
雷縵祚往來游說已而福王立大器被逐馬士英深惡曰廣
令其私人朱統鑽按姜德誣劾之而指鑣縵祚為姜曰廣私
黨且訊鑣植闢時貪肆狀士英亦自劾周鍾之從逆牽連及
鑣由是有詔俱逮治鑣叔父維持與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
奏言臣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而鑣乃偽撰勸進表下江
南某以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況且鑣於陛下登極時首倡異
謀別圖擁戴是鍾罪止一身鑣實罪在社稷也詔所司並訊
先是阮大鍼徒居金陵招搖匪類流言遠近為翻逆案之計
諸名士顧杲等出流都防亂公揭以討之主之者鑣也由是

大鉞憾甚必欲殺之獄急囑御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於馬士英為緝事者所獲丹衷坐謫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懜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縉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所出既海內貼然乃今日冒稱皇太子明日冒稱皇后踵王郎故智實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謗宮幃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號叢野乘間竊發而光祿寺卿祁逢吉與鑣同邑以晉鑣得為戶部侍郎初鑣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列名公揭為大鉞所深恨至是避大鉞容左良玉所及良玉稱兵犯闕傳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大鉞搆陷鑣縉祚士英大鉞益怒謂良王之兵鑣實召之遂傳旨賜二人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乃

就鑑

周鍾字介生，鍾從弟也。為諸生，有盛名，舉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甫半載，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顧君恩薦之。中金星用為簡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鍾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既廣，敗類入焉，被訛此謗。兩家子弟遇於塗，至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鏃門人徐汝霖等益被以惡名。中朝傳其勸進表，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追湯武而無慙德等語。莫不切齒。初，鍾與弟某遇阮大鍼於酒肆，席間弟與語不合，推案壞坐，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為謝。而劉澤清之鎮山東也，慕鍾名，奉五百金以交歡。鍾拒勿納，由是二人深恨之。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是方用事與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遂奏曰給事中光時亨力阻南遷致使先帝身隕社稷而身先從賊又大逆之尤加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勸下江南間有嘗馳馬於先帝梓宮前臣不勝髮豎其伯叔昔為逆奄爪牙今鍾復為闖賊梟獍種惡兩世宜加族誅周銓周鑣其兄弟也均宜從坐遂被逮初士英之起大鉞也為廷臣所阻怒甚大鉞謂人曰被阻逆案我立順案相對耳以闖國號順也由是痛斥從賊諸人其以鍾為首者以鍾自謂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目為黨魁而不知復社者舉場士之標榜非東林也鍾既繫獄數求解於士英不可得及六等定罪刑官解學龍置鍾於次等待繫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不得已改從一等而以停刑

請士英怒學龍以此去位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鞠獄杖
鍾三十居數日而左兵檄至遂與時亨武懷同棄市矣

雷縵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於鄉十三年帝恩破格
用人乃命舉貢悉就銓用為部寺司屬及州縣吏凡二百六
十三人時號庚辰特用命勒石大學以張大之而縵祚得刑
部主事踰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山東之被兵也縵祚固守
德州有詔獎勵縵祚乃勅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及行賄事
帝召之入朝與志完面質卒誅志完而令縵祚還任初縵祚
之來也意驕甚自謂且有殊擢及是頓沮喪而廷臣遂忌之
尋以憂去姜曰廣之謀立潞王也縵祚參其謀及福王立士
英遂借縵祚之傾曰廣縵祚曰廣之門人也劉孔昭嘗語大

鉞曰當迎立時曰廣熙祚昌言上不可立當設法阻之大鉞遂拒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不知熙祚欲設何法可為寒心曰廣尚不能為買充而熙祚公欲為成濟乃命嚴訊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復劾其不孝不忠至四月遂與鉞俱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蓋大鉞輩亟以殺之耳

逸史曰初少詹事吳偉業奉使出都大鉞語之曰上仁柔一切生殺予奪予與數公主馬歸語諸君子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聽之公論周鉞無死法惟雷縉祚不可赦而御史張孫振必欲盡殺之給事中錢增曰鉞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董宗義曰徐時霖為鉞而噙鍾反因鍾而害鉞大鉞無心於殺鍾又因鉞以累鍾事之不可

南疆逸史卷十二
知如斯要之立乎亂人之朝而傾險佞薄舉起蕭牆宜其不免也悲夫

南疆逸史卷十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九

徐汧

華允誠

楊廷樞

劉曙

陸培

王道崐

葉向榮

熊化

劉斯綵

周瑞豹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長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右諭德黃道周之謫也汧上疏請與偕罷斥上切責之奉使封江西益藩歸以病請在籍聞京師陷慟幾絕汧雅好

交遊蓄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渡起少詹事不赴致
書在事諸臣言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
不化在諸君以君民為心以職掌為務耳其忠君愛民精白
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脩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否
則小人執此為衡流品明澄宿當矣豈必人挾異同哉先帝
十七載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日卒使海內鼎沸社稷邱墟
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為君民不念
職掌乃至漠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隨
之然則朋黨相傾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戒前
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尚悃悃無華之士竝建賢哲
明試以功各修職業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

側者也

大兵渡江沂謂其子曰國事不支吾死逼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不守夜自縊僕救之而甦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沂曰郡城非吾土矣我何家有閨六月十一日自沈於虎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雜髮之身以見先帝先人於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盛暑數日不腐色如生郡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死節隱居不仕素有高行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受業於高忠憲公攀龍為主靜之學校工部主事致魏奄亂政請告歸崇禎二年補原官轉員外郎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以繕城

工其冬

大兵入寨諸曹郎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杖闕下有契者而允誠守德勝門獨完帝嘉賞焉調兵部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盡孝南渡起補吏部署文選司事到署十有三日隨謝去己酉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難髮者執至江甯滿漢官並以綏言款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因賦絕命詞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尚濂字靜觀亦以違制同執巡撫令之歸家尚濂不肯與允誠同死僕薛成聞允誠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計至僕朱孝亦號哭而死

揚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為諸生以氣節自任天啟丙寅逆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千人謁巡撫欲上書
令申佯巡撫不可哭聲震地按尉呵問即擊殺之已而連御
史黃尊素者又至驛中士民共出閭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
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五人以謝奄蘇人義以表其墓
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而得免然亦以此知名崇禎庚午
舉應天鄉試第一乙酉避地河濱浙東遙投翰林院檢討兼
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齟齬改疏復奄歸隱鄧尉山丁亥四
月吳勝兆反為之運籌者戴之偕廷樞門人也事敗詞連廷
樞被執於舟中慨然曰余自幼讀書慕文信國為人今日之
事乃其志也被縛以來餓五日遍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胷中
浩然之氣正與信國斬燕市時不異俯仰忻然可以無憾五

月朔大帥會鞠於吳江之泗洲寺廷樞不屈巡撫重其名命之雞髮廷樞曰砍頭事小雞髮事大乃殺於市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刃首墮於地復曰死為大明鬼監刑者為咋舌亟禮以殮之。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亥上海諸生殷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以曙為首其書為遊騎所獲巡撫逮曙曙不屈肯綮詰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識欽也巡撫亦知其無罪第惡其詞氣激烈檻送金陵卒不辨下獄八旬九月十九日出市賦詩別母死逸史曰或曰死亦君子之所重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君子

不必死若揚劉二君者其於明士也非臣也且其事誣不辨而死毋乃過歟或曰不然二君者其願死久矣特未得有死所耳苟有其會視如歸焉豈復肯濡忍以自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不死也而其時醜顏偷生者乃真死也

陸培字鯤廷仁和人父運昌嘗知吉水永豐縣有異政培負俊才美丰儀善屬文然行誼脩飾嘗客華亭主人妾從屏窺而悅之遣青衣致意培不答立效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謁選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培時年少出而與之上下其議論人人以為弗如也其所為詩文一時爭效之號西陵體性峻潔遇高才則傾身下之有不可意輒瞋目去之於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其與人交重然諾急困扼難患難死生不

易也南都投行人十月副吏科熊汝霖祭莫淮藩知國勢已
去不復命便道歸家與其友陸彥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
鄉土

大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請發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
謀挾潞王以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族培慟哭曰事難立
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嶺道過其友陳廷
會語以故廷會曰公職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
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歎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
有死求不得者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長跪而別俄聞潞王降
取酒酬其妻將自裁其妻防之甚嚴培乃止一日給其妻脫
身歸故居鍵戶自縊家人破壁救之復甦志曰奈何若我夜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作絕命詞拜其二僕以繩投之曰成我志者汝惠也登床就
縊從容而死其年二十九閩中贈尚寶司少卿諡忠毅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伎性高邁家藏法書名
畫尊彝古器物客至摩挲品藻焚香賦詩竟日無俗語天啟
辛酉舉於鄉歷福甯教諭南平知縣遷南雄同知時光澤妖
人作亂撫按交章請留詔以同知攝光澤縣事至則單騎往
諭降之時帝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至京臨軒親試不
次擢用撫按以道焜名上銓曹為故事郡丞無考選者題陞
兵部主事道焜上書言國家懸異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
而靳考選非陛下收羅賢豪至意上許侯考會國亡不果
大兵入浙慨然謂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上知遇當死久

矣所以不死者將以有為之也宏光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瀕邊至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嘗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天下且謂屬吏中固無人及潞王降乃投繯死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薦授[圖]都知縣廉明有惠政修城垣足兵食數月守具守悉備有賊邱旭東行劫鄰邑守臣檄向榮捕之向榮捐金贖賊得其魁七人賊散聞賊寇江西去[圖]都百里而軍向榮晝夜登陴賊知有備不敢犯明年七月偵賊五百屯馬羊坑先有十人伏闕下向榮立捕殺之陳屍於郊乃自督鄉勇銜杖出擊斬首二百餘生擒渠帥十五人餘皆竄去總督袁繼咸御史周燦章交薦之以忤馬士英意

量移吉安同知向榮遂投劾歸明年夏江東失守

大兵長驅攻城向榮衣冠投項村之崖而死

熊化字從龍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朝鮮饋遺一魚所受臨別獻名馬價值千金乘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陞御史疏劾輔臣方從哲誤國左遷揚州兵備副使即日拂袖歸足不入城市者數十年思文帝即位繫于北行間闕赴闕授大理寺正卿轉吏部右侍郎旋予告以子兆行令邵府歸就養馬已聞闕陷歸隱於山嘗佩腦子曰急則用此毋為所辱江西再陷當事逼之出見化曰吾頭可斷髮不可難願謂兆行曰余顛髮種種歷事數朝位列九卿安能復向他入求活耶援筆書絕命詞服腦子不驗投後園池衆趨俅叱

曰吾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縊時己丑五月十一日也
所著有靜儉堂集

劉斯綵字大容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吏科給事中戊子
冬

大兵圍省其部將喬承寵營梓溪己丑賀正旦

大清歷先明朔一日時無不從正朔者斯傑獨否戒家人翌
日行禮雞鳴起沐浴冠進賢朱衣坐堂中北面再拜呼先帝
然後鼓樂前導率三子入家廟鳴金發礮拜其先人觀者大
驚遂為不知斯傑明服者喬聞發卒圍焉並執其三子斯傑
曰向憂不得死所今遂志矣見譚泰不屈俱遇害有臨浙進
士王若之者歷官淮安參議制下不從強之曰留此以見先

帝遂見戮惜其行事失考也

周瑞豹字石虬吉水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以言事不合去官家食者二十餘年甲午二月十五日以不雜髮連繫入獄即絕粒子環跪為請或一進水漿吏趨對簿辭以疾卧一扉舁之行即訊不答一語勘者責狀語稍侵之張目曰今日之事速死為幸必欲具狀有髮在頭不煩推也遂不語越七日將革戒諸子曰吾不能俱國俱亡生有餘慚死不塞責毋以命服殮毋受弔藁葬澆麥飯而已因索筆書曰自逢國難彈有今日我魂何依烈皇之側就枕誦首陽薇三字而屬鱗焉

逸史曰此數君子者皆直諫氣節之士也使其生於平世豈

不彬彬乎王國之羽儀哉學不被乎時才不展乎世從容引
義以自畢其志蓋列聖祖宗養士之澤於是乃可見也當明
之季江浙熾盛衣冠甲第遍滿郊圻轉化樞策國鈞翰墨侍
從臺省踰濟華綏高軒鳴騶呵擁於長安道上者半江浙士
也於是尚書詩說禮樂相矜以文墨相接以儒疋而儂巧機
詐舞弊恃勢者亦時出於其間及乎江翻海覆陵圯谷遷而
挺然以綱常自任者亦郡不數人其餘恒怯泆忍與時俱化
嗚呼今之衰陵有自來矣

按一本贊語
在然化前

南疆逸史卷十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

金聲

夏允彝

陳子龍

沈廷揚

金聲字正希休園人生有至性四歲就外傳問孔子何人今
安在師曰古聖人也沒且二千餘年矣乃哭不食少長好學
工應舉業多湛深之思名傾一時舉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
士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聲上言通州昌平為京師左
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奏集防禦尤急未敢謂將

足伍也有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願陛下錄用申甫
練敢戰之士為拔冗擢虛之舉申甫者雲南人少遇異人授
以兵法遊長安以其術干諸公卿獨聲信之至是薦焉疏入
立召見申甫授副總兵以聲為御史監其軍當是時權貴人
俱不習兵久與聲素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無兵與申甫
聽其召募而日夜下兵符促使出戰委之嘗敵申甫不得已
慟哭夜衆縋城出至蘆溝擒全軍覆沒而權貴人乃謂聲不
知人聲遂謝歸十六年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剿寇過徽州
大掠聲與推官吳翔鳳率鄉兵盡殲之為士英所劾帝知其
無罪置不問起為修撰會母卒未赴南渡陞右僉都御史不
出知天下多故與其邑人江天一日夜練義勇以虞變乙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夏

大兵破池州將及徽金聲懸大祖像率百官哭臨起兵謀恢復天一日徽州為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迨其地宜築闢於此多用兵拒之以與他縣為砥柱遂築華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於是邱祖德應之子圖國尹民興應之於石埭郡邑相繼復聲拜表闕中亦遣中書童赤心投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軍務聲刊布詔書南中亦始中知閩地有主己而

清將張天祿攻績溪天一拔兵登陴守禦間出迎戰殺傷相當相持累月會軍無見糧而祖德民興等多敗死

大兵乃以少騎牽制天一於績溪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

潰九月二十日故御史黃澍導

大兵入績溪聲為揚守壯所獲聲曰徽民之守吾使之也第
執吾去勿殘民天一追及之聲曰文石有老母不可死笑謝
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天一
等莪冠大帶而入路道聚觀總督欲降聲禮而館之不願十
月十八日牽詣通濟門臨刑遣人耳語天一大呼曰先生之
千秋在此刻也聲謂刑者曰但絕我氣無斷我頭於是捋鬚
仰面歛及而沒同死者江天一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閩中
贈聲禮部尚書諡文毅天一禮部主事其時同聲起兵者歎
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閩士英都司江以玉先後
被執不屈死

夏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少敏悟與同羣陳子龍太倉張溥長洲楊廷樞俱以文名弱冠舉於鄉益肆力於學又二十年登崇禎乙丑進士授長樂知縣有異政居五年邑大治將舉卓異會丁母憂歸江南建國擢考功主事不赴乙酉八月

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者以逆罪罪之允彝避於野投之書曰

有清革命萬物維新明室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願有一言為

清朝策者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甌還師以投宋高未嘗獲寸土焉即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而不自有之者誠以南土瘠濕多疫水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蛟若雷吐嘔

霍亂以時而發同居中國北人之吏於南者猶以為病况塞
外來者其能堪此耶昔蒙古之為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
一切吏事華人為政至賦稅盡通自海漕之外無入焉未及
七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而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
南為元累而不為元利明也使元割江南予宋歲輦金繒以
實北地則元之疆厯世未艾也愚為金今計莫若以淮為界
存明之宗社而責其歲幣焉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裁
之書入不報是時總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允彝入其軍
為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
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無賴子見敵輒蹙迹於無成松江破
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

往輔新主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避以求生何以
示萬世哉不如死者也嘉善定侯炯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
歸即欲死其兄之旭諷以方外允彝曰是多方以求活耳當
事重其名欲招致之曰夏君來我大用之即不願第一見我
允彝曰譬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即勿從姑
出其面婦將寡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
自沈於松塘尸浮水面衣帶不濡三日而黃道周奉隆武檄
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明年贈左
春坊左庶子諡文中所著有禹貢合註而幸存錄為絕筆子
完清字存古四歲能屬文弱冠才藻橫逸江左罕儷丙戌上
書監國授中書舍人監國航海完清拜表慰問為邇者所得

見殺允葬死二年而其兄貢生之旭以匿陳子龍官迹捕之
自縊於文廟顏子位旁其遺令云余自舍弟殉節即欲偕死
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然不向城隅生者兩年於茲矣今者
吳鎮不忘本朝一時趨附幾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黨生
以叛名嗟乎

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讀聖賢之
書今死聖賢之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

新朝之法也詩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臆思報
穰穰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紲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霽天
顏宜我松江守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
哉卧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從容自引魯壁蹠蹠退哉尼父余敢對陽

陳子龍子卧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而穎異以經世自任喜
縱橫之術與郡人別樹壇坫名曰幾社海內多宗之為文法
王季加以富麗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相訾讖不肯下登崇禎
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飲盟社
之交先是東陽許都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得人見
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勤其所知松江孝廉徐孚遠見而奇
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多破格求奇材倘假以職隱然
干城也子龍在紹興因與鄰遊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
姚孫棐貪而虐與都有違言會都有母喪送葬數千人令疑
有變遂以反聞都黨執令咎之旬日間聚數萬人下東陽義

烏浦江三縣浙東振動然都一無所殺掠遺從者謝長吏而
已巡按左光先調兵行勸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于龍單
騎往諭之都即解散其衆以二百人隨于龍來降光先忌其
功即論殺都于龍救之不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
先尤庸懦夫都以一諸生能聚萬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感
知己一言投戈就縛此豈悖逆之人哉激於貪令無以自明
不得已走險耳使賞其死令率所撫衆渡江逐賊自贖當必
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使臬俊之士駢首同盡于龍紀其事曰
激變之虐今不誅受降之功績不敎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
辜賊平數月猶駭不得聞嗚呼即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矣
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中于龍深痛負都不赴也南渡起兵

科子龍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以免執
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數萬
故能光復舊物未有深居法宮之中優遊處順而可以勘定
禍亂者今者人情泄沓不異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沈念
中原之榛莽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無恙
否而先帝后之梓宮何在興言及此陛下當嘗膽卧薪宵衣
旰食而羣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志意以報仇雪恥是
務庶中原可收舊京可復竊聞山東河北義旗雲集咸拭目
以望王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技擊之雄慰燕
趙悲歌之士者乎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
豪傑皆有自主之心矣伏望陛下速駕幸京營大閱之復弭

節江浙大集舟師分命輔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
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重淮泗
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雅次潼關一軍由襄郢以攻武關出
褒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投首
可計日待矣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
又言備邊三害又請收復襄陽皆當時之計莫之能用也甲
申八月請假歸里馬士英深忌之恐其或奉潞王以清君側
未嘗一日亡子龍也南京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龍
設太祖像誓衆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子龍稱監軍左給
事中廷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松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
瑞蘇松道李向中等為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左侍郎左

都御史浙東按兵部尚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逃匿無何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備客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兆期於丁亥四月十五日十六兩日水師至松江勝兆為謀不密國人皆知之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於總督總督殺勝兆部將皆在金陵者畢光勝勝兆知事洩而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使其中軍詹世勛及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海師已於十四日夜為颶風所沒世勛高永義登南東城頭而望烽烟寂然兩人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箭召勝兆所親信者盡殺之戴之備亦死執勝兆送總督究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與華亭夏之旭同奔嘉定

告急於侯岐曾遣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遠所官迹捕
至嘉定執岐曾而總兵已山別遣兵圍天遠家遂獲子龍鎖
於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二十
四日也其以遣子龍死者延安推官顧咸正諸生侯岐曾夏
之旭張寬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為人多智數好談經世之學崇禎中
由國子生為內閣中書舍人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
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
五卷因戶部尚書倪元潞進上請以廟灣六舡試之月餘廷
揚上謁元潞驚曰我已奏言公去矣奈何尚在廷揚笑曰糧
運已至矣元潞即入奏帝大喜授廷揚戶部郎中議以母歲

轉運漕海各半令駐登州崑領其事明年加光祿寺少卿福
王立以原官防江兼理餉務饋江北諸軍南京失守廷揚奔
舟山依黃斌卿以居浙閩俱投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水師
吳勝兆之將舉事也請兵於浙直斌卿猶豫未發廷揚謂事
機之來間不容髮於是慨然請行丁亥四月率總兵蔡聰等
六百餘人從舟山抵常熟福山十四日抵荒苑夜分颶風發
舟膠於沙遂見執入見巡撫南面坐曰事之不濟命也致於
江圖總督與廷揚有舊欲剃髮而宥之廷揚不可遂與部曲
十四人同日死其卒六百人殺於婁門無一降者人以比田
橫之士云

逸史曰金陳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之

氣復不甘自晦適會其變慷慨投袂誓死不顧固忠義奮發
哉亦其才之所馳有以成之也議者徒見其舉事不遂禍延
宗戚因以咎其不智嗟呼明之亡也士大夫皆背公植私蔑
視君親聲名既隳禍亂遂作有諸君子而後入知義之貴乎
正君國之急於身家也其遺教萬世者遠矣夫豈不知其事
之難成哉惟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
成仁也

南疆逸史卷十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一

侯峒曾

黃清耀

沈猶龍

李待問

章簡珩

邱祖德

郭符甲

嗚呼南都之亡明厯再絕矣而江浙之間猶有集鄉兵以城守者其人皆與顏平原爭烈者也今紀其主兵之人而諸生之相輔者彙見之死事傳

嘉定則郡人侯峒曾黃清耀守馬峒曾字豫瞻疏廣成給事

中震暘子也登天啟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崇禎初改授吏部出為江西學道尋拜參政分守嘉湖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舉天下卓異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至而北京陷南渡起左通政使以疾辭南都潰峒曾避於鄉乙酉六月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所遇攘掠民憤甚揭竿四起嘉定團練鄉兵破成棟舟師於新涇士民為城守計推峒曾為主慷慨誓師遂新令張維熙與同邑黃清耀唐全昌夏雲蛟等分門而守設謀備禦西窺太倉東拒吳淞各邑響應成棟數發兵攻城城中出兵邀擊一敗之於羅店再敗之於倉橋成棟怒大脩攻具破婁塘逼大倉自率師來攻峒曾遂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遣遊擊蔡祥以七百人赴援一戰不利來

甲宵遁外援遂絕城中天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崩一角
架巨石木支之至四日雨溢注城大崩成棟遂薄東門而上
峒曾與其子玄演玄潔猶立睥睨間指揮巷巷戰鄉兵爭欲
扶之出峒曾曰我既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拜家廟
自溺池中叱二子速行子皆曰願從父相抱入水未絕而兵
至鈎得之刃峒曾首以徇故將王公揚死於陣成棟以別將
守城而去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自野
輿棺入殮有天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

黃澗耀字蠡生號陶菴幼好學性沖和湛靜喜怒不形於色
至談古今忠孝名節則持論侃侃不少假借嘗館侍郎錢謙
益家謙益浮華外竊聲譽中無行檢諸名士為所欺爭出其

門清耀獨鄙夷之謂讓焉讓益亦嚴憚清耀見即欲自斂登
崇積癸未進士見天下已亂而人猶營進不已賦詩南歸宏
光立不謁選

大兵圍城佐峒曾調兵食城破清耀與弟淵耀入草巷巷僧
無垢清耀方外交也謂曰君未受職可以無死清耀曰大明
進士宜為國死今託上人而死此清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
士黃清耀死此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選不能潔身自隱讀
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鑑
年四十一暴屍七晝夜面無改色淵耀字偉恭邑詩生律已
嚴恪與其兄相師友講誦勿輟至是怡然就死

松江之守沈猶龍主之也而李待問章簡輔焉猶龍字雲生

華亭人萬兩丙辰進士積官至福建巡撫招降海盜鄭芝龍
威名始著陞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歸里福王立召為兵部添
設右侍郎李待問字存義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七月

大兵遣交撫使至有常指揮者執而殺之編括郡人助餉郡
人苦之共推猶龍起兵猶龍乃集紳士為城守計而吳志葵
亦自蘇州還師與黃蜚共屯泖河八月

大兵至泖河戰於春申浦以輕舟截浦乘風縱火志葵舟重
時不能運潮落風烈水師多盡志葵與蜚皆見執遂率師圍
松令降紳董廷對為問事覺郡人殺之已有假黃蜚兵軍號
者突至猶龍開門不疑而

大兵隨入以紅巾抹首俄中脫皆辮髮也衆大驚喧呼北兵

至守卒皆潰猶龍至東門中流矢死於濠下李待問殺於織染局初待問夢所服衣裙有天孫織錦四字以為中翰兆也至是局竟為死所章簡字坤能甲子舉人嘗知羅源縣守南門被執不屈而死

竇國之兵主之於邱祖德祖德字念脩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竇國府推官以才調濟南超授按察使僉事分巡東昌十四年夏給事中張元始上言土寇與流寇異土寇皆畿民耳聚則盜散則農莫善於撫今祖德既受殊擢宜令專任撫事帝從之寇果多散以功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京師陷李賊撤降邱祖德斬其使中軍梅應元作亂入劫印邱祖德將自刎士民衛之出境遇魯王於道同之過淮時四川大亂

大興傳氏長恩閣鈔本

祖德無家可歸乃流寓國國南都既覆秋七月起兵以應金
聲是時郡城已失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衡
金經萬曰吉麻三衡等共攻郡城不克還歸山中七月二十
日

大兵破寨獲其父子送江國不屈磔死閩中贈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

郭符甲字輔伯晉江人少穎異八歲能文甲子登賢書以天
下將亂每談兵擊劍畜馬備弓脩矢時馳聘射獵為事崇禎
癸未成進士南都立國授戶兵兩部主事特設印專教督理
南清餉核兵符甲馳視事未報命南都陷各邑解餉十三萬
兩有奇至胥吏皆勸符甲充行囊且分給各邑符甲叱曰此

朝廷幣物敢輕動耶悉發回候支而北騎已渡江矣聞關歸
閩隆武立仍舊秩尋擢禮科右給事中奉寶冊封韓王於邵
武迎魯王於舟山在禮垣三閱月章三十餘上未幾仙霞失
守聞而慟曰大厦將傾一木難支死吾分也倘機尚有待吾
敢遠伏一劍乎及聞航海義兵起遂亦治兵於武榮之梅溪
不旬日響應者萬餘人海師薄泉郡別營桃花山符甲飛檄
會攻號召連絡惠溪永德及延建大田尤溪各州縣為犄角
而永春諸望族周李顏鄭等糾集子弟鄉壯五六萬人迎符
甲至永推為帥立幕府符甲長子喬柱亦監紀軍前遂分部
位以林忠顏冒馮鄭英達李錫燕周天麟等統之連下永德
二城諸軍奔潰上游近邑多聞風降附者永明王既立符甲

遣姪維城詣行在奏賀獻捷授提督義師統制全陞招討
務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便宜行事授喬柱監督紀功同知
維城國子監其部將林忠等五人各授副總兵符甲承制益
激厲會泉圍解海總運各道兵多為北騎所蹂惟符甲師不
動數戰皆捷但孤軍無援

大軍並力深入所遣部將鄭英達顏昌儒分守東關太平嶺
者皆迎降

大軍趨永春諸將卒潰符甲獨與數千人迎戰不支退入堡
被圍涕泣語僕曰吾力竭矣一死何辭所恨國恩未報親寇
未定目乃冠帶南向拜從容自縊戊子十一月十九日也
清帥馬得功索符甲堡中人以廉昇出得功令灌懸拱手語

之曰先生良苦先生名久著拔節越無難東南未盡平願期
重託也符甲瞪目叱之曰忠臣不事二君干封任汝報國由
吾唾其面大罵之得功慚命卒砍其首血流漬地草為之枯
首懸杆上面必向南蓋肇慶在閩南也七日色如生蠅垣無
敢犯者喬柱先奉母李及家屬避武榮山中得免得功忌昌
儒英違賈主命斬於市符甲屍棄荒塋每夜空中聞傳督
師號令人馬蹴踏之聲且見火光旌旗駭懼相率白永春令
李某乃禮驗焉喬柱挈家渡海依鄭成功於廈門事聞永
贈兵部尚書建祠旌忠世襲錦衣衛指揮食事授維城中書
舍人

南疆逸史卷十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二

江西疏文章節義之鄉至明尤盛名臣相望矣南渡之亡其殉國者較他省亦倍之蓋激於金王之亂也金王始也假大軍以肆其毒而其繼也復悖逆焉此忠義之士所以羣起而欲剗之刃也嗚呼是亦可哀也已今此主兵者為特傳而餘士別見焉

胡夢泰

詹兆恆

周定仍

胡琦

陳泰來

曾亨應

余應桂

胡海定附

揭重熙

傅鼎銓

劉士禎

廣信之守胡夢泰詹北恆皆其郡人也夢泰字友孟號壁水
崇禎丁丑進士鉛山人北恆字仲常永豐人兩人皆起家進
士為縣令有能名北恆先擢南京監察御史吏部舉天下廉
能吏十人夢泰與焉帝重念畿輔州縣殘破欲得治行已效
者撫之夢泰得唐縣京師陷南歸南渡北恆轉大理寺丞阮
大鍼之起北恆上疏切諫言逆案一書先帝定之宸衷頌之
天下萬世共懷况在總統敢有紊越黨人巧為蒙蔽謂為憐
才夫逆亂之才敵以敗國豈能佐理陛下試取其書觀之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亦悔左右之誤國矣因以書進呈不報九月陞本寺左少卿
明年二月歸里隆武授兵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再授夢秦兵
科給事中協守廣信廣信為閩入楚要地是時

大兵方取江西而上亦將幸贛故廣信宿重兵督師大學士
黃道周之出閩也聞廣信之急遣其監軍御史周定仍兵部
員外郎范大英分兵往援之大英字仲實南昌進士也夢秦
傾家募士與大英力守鉛山有唐個者字著夫太平諸生也
熊開元薦其才隆武授兵部主事募兵出關得數百人丙戌
四月

大兵至鉛山個猝與之遇與大英合軍出戰個陷陣死大英
戰敗挈家投前湖鉛山遂破夢秦與其妻同縊及八月諸軍

皆潰廣信破定仍見殺北恆奔懷玉山其時進賢人副使胡琦璘徽州人總兵汪碩畫皆以兵來廣信碩畫與

大兵遇於貴溪兵敗不屈死琦璘城破自刎北恆在山中聚眾數千人自保明年三月出攻台州之開化縣兵敗死於馬嶺

周定仍字雲翼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父六虛萬曆庚戌會魁甲申之變定仍哭臨澹臺祠與楊廷麟議興復事安宗立授刑部主事奉差恤刑廣西南都陷定仍中夜起繞行中堂紹宗即位入覲授監察御史疏請一旅出湖東窺進取帝曰卿才未能辦此固請及閣部黃道周出關遂命以御史監軍抵鉛山以所贖餉二千金招募御義旅與湖東分守道郁琦

方經營戰守而王得仁已率兵窺廣信得仁固臬悍旬日間
攻陷安仁貴溪定仍聞警親督副總兵姜天衢往戰連湖勝
之復戰小砦渡戰河口皆敗兵部主事萬文英總兵周朝鼎
死之朝鼎侍御從子也收兵還廣信得仁尾之夜薄城外竟
夕螢火蔽天守將熊尚仁夜遁四月二十四日城陷定仍危
坐閣中與郁琦皆執被得仁盛陳兵衛定仍南向瞑目坐得
仁館之別室夜自縊死時有子在襁褓中

郁琦原名奇璋守宇異度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厯官職方
郎中江西不守琦召募義旅勇為恢復計與金部將馬某戰
羊平坡多斬獲永甯王兵復建撫

清守將遁去琦邀擊之新塘路口戰失利亡百餘永甯前鋒

謝之良爭進賢琦率衆助之良敗撫州而琦間道入覲擢副使分守河東久之兵敗還駐廣信王之仁破城同御史周定仍被執間定仍自縊歎曰雲翼得死所矣至南昌見殺巡按吳元贊親為棺殮見其子欽宸在乳下撫之曰此忠義後也令其姪輝護喪歸從死者吳德威吳京胡銘宸胡輔最著陳泰來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宣城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南京以原官起不赴閩中擢僉都御史總督義旅益王之起兵也王域等既奉之監國泰來亦將從之同里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謂之曰既受閩命矣今復從益王將奉王臣閩乎則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舉危事損身家而不顧本以教忠而先懷二心以事人人誰諒之

乃止己而建昌失援城卒破王出走國士降反為之用蔡來
恨之曰吾乃為賊所絀彼固為敵遊說也均之國事益與閩
又何分乎意欲誅之顧兵力薄不敢顯抗仍相通好亡河上
高舉人曹志明與魯國祺聶明時黃瑛王國彥等同時起兵
蔡來與之相結十二月攻復上高新昌閩州戮國士妻奴及
親黨數人而暴其罪進圍瑞州不克圍萬載克之十二月
大兵逼新昌遊擊何執降蔡來從新昌至界埠志明等從上
高會之合兵攻撫州俱沒於陣

曾亨應字子嘉號鳳山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
吳昌時之獄連坐被謫南中立國凡在謫藉出仕者皆驟貴
亨應獨不赴

大兵徇撫州亨應與舉人艾南英前吏部揭重熙三人議為
守禦募兵未集騎已薄城下眾皆散永圖王慈炎者益庶宗
也建昌兵敗走閩廣招連子峒中賊數萬收建昌而下寓書
亨應請為東道主亨應喜甚募卒數百人走書大姓助餉張
皇其事以冀四方響應而復不戒置酒高會

大兵偵得之潛師從祝家渡濟師有聘而告之者亨應拔劍
曰汝欲阻眾耶鄭帥駐建昌撫州有永藩關隘阻絕敵兵豈
能從天降耶言未幾而兵至宗族罹刃者二十人其親故及
諸好義者駢死三百人焚其廬舍邑里為墟亨應趨避一石
室從弟某指其穴出之並執其長子鈞亨應謂鈞曰勉之一
日千秋丈夫無自負也鈞大罵不屈帥立殺之亨應縛至河

泥橋帥解縛揖之曰公誠義士惜時不可為蓋隨世以就功名乎否則為雞犬肉耳亨應禁口不應乃曳至階下槓之數十帥坐與語亨應如前又懸之樹令射之已復好言相慰亨應終不應帥歎曰是兒鐵石心腸遂殺之其同邑舉人王秉乾諸生湯仲發亦兵未集而事露受刑甚酷仲發顯祖之孫也

其同時起事者南昌則兵部左侍郎余應桂沅水知縣胡海定應桂字孟玉萬曆己未進士崇禎朝以御史出按湖廣絕私交逐貪令吏飭武備風紀肅然帝嘉之期滿命再任旋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夢尹巡撫湖廣為熊文燦所誣遂下獄文燦誅起為兵部左侍郎國變時家居嘗語人曰吾行年六十

四官尊祿厚復何所恨所未了者欠先皇帝一死耳乙酉起
兵都昌都昌俗故猛嘉興郡王將石光龍其邑人也光龍死
部曲散處湖上攻剽為盜應桂練為水師得三千人令武生
王長域將之時吳江已舉兵星子方與敵戰應桂援之

大軍艘艘二十餘設火器上神機礮弩甚設遇之落星湖應
桂舟小不利風受壓而溺士卒殲焉應桂僅以身免聞德化
人師卿孫明卿二人鏡勇聘為中軍益傾資募兵勢復振吳
江來求合營不許江既敗應桂軍入亦孤十一日

大清將揚捷以步騎千八百掩至城下雲梯百道進攻城中
發礮石拒之死傷過半有好生邵某為內間縫城迎降應桂
奪東門走不得還坐堂上令舉火兵士撲焰入執應桂及其

子諸生余顯臨中軍師卿皆見殺海定起家鄉薦為令廉潔
致仕歸貧甚移住德興縣之海口受徒董氏董氏亦豪傑也
國亡起兵海定大喜為之聯絡鄉勇十月

大兵入婺源通海口海定徒步從督師黃道周亡師及回海

口

大兵隨至戰敗被執至婺源殺之既受刃僵立不仆

揭重熙字祝萬傅鼎銓字維衡俱臨川人崇禎乙丑重熙以
五經登進士知福甯州又三年鼎銓亦成進士入翰林為檢
討北京之變鼎銓不能死出謁賊由是為人所訛鼎銓亦悔
恨嘗思洗滌南渡擢重熙吏部主事以憂歸乙酉六月

大兵至江西南昌迎附撫州建昌破重熙與曾亨應先後起

兵於鄉一戰皆北閩中立國而大學士曾櫻疏薦重熙及鼎
銓隆武以鼎銓故降賊命以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效而召
重熙亦入見重熙乃借鼎銓至閩召對稱旨陞孝功員外郎
兼兵科給事中出辦湖東兵事亦復鼎銓翰林故官令還贛
丙戌五月江西巡撫劉廣濟督兵獲贛州沒於陣廷議新撫
恐蒞任綏不及事乃即以重熙為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便宜
行事九月整兵趨撫州不克及閩亡贛州破兩人俱散兵入
武夷山金聲反桓南昌以閩事屬重熙倉卒召募得萬餘人
率之入閩鼎銓亦舉兵本郡應之時邵武方宿重兵重熙選
薄城下為守兵所敗喪失俱盡南昌圍急重熙入肇慶帝欲
留為內用重熙不可加閣部銜督師亦擢鼎銓兵部左侍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令同援南昌至則南昌已破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
衆數萬兩人入其軍約廣信戚武侯曹大鎬犄角並進大鎬
池州人與自盛俱以總兵應金聲桓故皆得封侯寅冬自盛
戰邵武兵敗死之鼎銓被執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
不從乃見害重熙走依大鎬辛卯五月率數十人至百丈際
會師而大鎬已還師鉛山重熙就其空營炊倉猝遇遊騎為
流矢所中重熙大呼曰我揭閣部也遂擁之去至崇安其邑
令來謁歡之降重熙曰小子亦讀書乃不識綱常名教乎批
建圖兵備與之舊出迎之俯首不敢視重熙執其手瞪目詈
之遂下獄十一月受刃雙眸炯然色如生重熙好談兵短於
調度所部將領多執紼子弟不諳兵法山中乏食標掠無虛

日張自盛軍尤橫暴不受節制當時多怨之者而其歿也無
不哀之鼎銓始雖從賊卒為忠義君子亦諒其志焉重熙死
未幾大鎬亦兵敗入閩被執於岑陽闢解至南昌殺之江右
義師遂盡

劉司空士禛號次淵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初郭侍郎舉兵
龍泉山有眾近千令其四子職方主事肇履督之同廣帥陳
課童以振恢復太和廬陵己又從楊廷麟兵戰水東大捷丙
戌吉安再陷遣肇履赴閩請援而屬季子稚升從大僕卿李
陳玉起兵信豐為贛州聲援贛陷避地廣信之黃田江金王
反正復令肇履募兵與劉一鵬合圍贛又令稚升率偏師趨
南雄己丑正月江西陷士禛赴粵道梗歸隱龍泉山中七月

吉安守楊可楹大索士獲捕其子肇謀肇頭至頭罵不屈死
謀拷掠繫獄士獲聞之歎曰我所以不死者以雲貴荆蜀之
地尚足興復禎得汗馬勞為主上前驅光復大物耳不圖至
是遂沐浴朝服北面再拜絕粒九日而卒稚升亦戰死南雄
保昌之長鋪橋

南疆逸史卷十六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